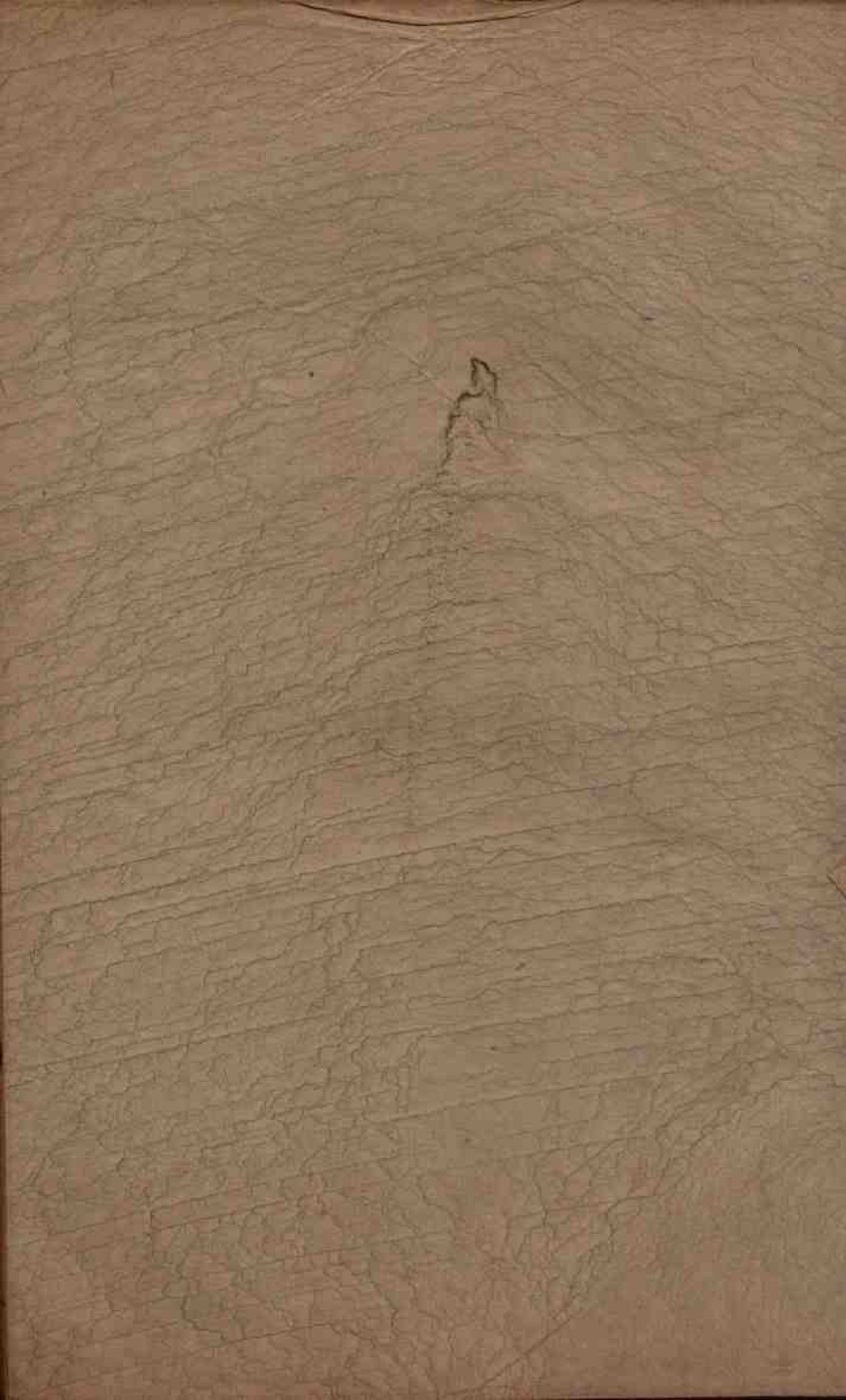




漢

關

班

令

史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瑯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食貨志第四下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爲周立九府圖法

李奇曰圖卽錢也圖一寸而重九兩師古曰此說非也周官大府玉府內

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幣之官故云九府圖謂均而通也○朱祁曰周官下當添有字

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圖函方

孟康曰外國輕重以而內孔方也

師古曰言黃金以斤爲銖名錢則以銖爲重也

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

如淳曰名錢爲刀流者以其利於民也

於泉

如淳曰流於泉行如泉也

布於布

如淳曰布於民間

束於帛

李奇曰束聚也

太公退又行之於齊至管仲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

有凶穰

師古曰穰音人常反○宋祁曰人常當作人掌

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

李奇曰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

人君不

理則畜賈游於市

師古曰畜讀曰蓄蓄買謂賈人之多蓄積者

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

師古曰給足也

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

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則足矣

李奇曰委積也

然而民有饑餓者穀有所藏也

師古曰言

富人多藏穀故令貧者食不足也

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

李奇曰民輕之時爲斂之重之時

官爲散也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經千萬

李奇曰經落也孟康曰六斛四斗爲鍾經錢貴也管子曰凶歲

糧釜十繼師古曰孟
說是也繼音居兩反
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臧繼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師古曰奉謂供事也耒耜器械種饌

糧食必取澹焉師古曰種五穀之種也饌字與餉同謂餉田之具也○宋祁曰取澹當作取贍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師古曰畜讀曰蓄蒙謂輕侮之也字

本作勢蓋通用字耳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諸侯顯伯名師古曰伯讀曰霸其後百餘年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應

曰大於舊錢單穆公曰不可師古曰單穆公周大夫單旗單音善古者天降災戾師古曰戾惡氣也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

救民應劭曰資財也量資幣多少有無平其輕重也師古曰凡言幣者皆所以通貨物易有無也故金之與錢皆名為幣也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

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為應劭曰母重也其大倍故為母也子輕也其輕少半故為子也民患幣之輕而物貴為重幣以平之權時而行以應其輕故曰母權子猶言重權輕也民皆得者本

未有無皆得其利也孟康曰重為母輕為子若市八十錢物以母當五十以子三十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

行小大利之應劭曰民患幣重則多作輕錢而行之亦不廢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也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民若匱

王用將有所乏之將厚取於民師古曰厚猶多也重也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師古曰遠志謂去其本居而散亡也且絕民用以

實王府猶墨川原為潢滂也師古曰原謂水泉之本也潢滂停水也潢音黃滂音一胡反竭亡日矣王其圖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

貨肉好皆有周郭韋昭曰肉錢形也好孔也以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孟康曰單穆公曰竭亡日矣不得復云百姓蒙利焉臣瓚曰但自不聽不鑄大錢耳猶自

從其不應輕此言母子並用故蒙其利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單旗雖有此言王終自鑄果有便故百姓蒙其利也秦并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孟康

十兩為溢也師古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溢為金之名數也高祖初賜銅錢質如周錢臣瓚曰言錢之形質如周錢唯文異

耳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爲秦

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

如淳曰如榆莢也師古曰莢音煩

黃金一斤

師古曰復周之制更以斤名金

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以稽

市物痛騰躍

李奇曰稽貯滯也音灼曰痛甚也言計市物騰豫益蓄之物貴而出賣故使物甚騰躍也師古曰不軌謂不循軌度者也言以其贏餘之財蓄積辜貨使物稽滯在己故市價甚騰貴今

書本痛字或作踊者誤耳師古曰一也不當重累言之畜讀曰蓄

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

租以困辱之

師古曰欲令務農

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

師古曰弛解也

然市井子孫亦不得爲官吏孝

文五年爲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

師古曰恣其私鑄

賈誼諫曰法使天

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它巧者其罪黥

師古曰顧租謂顧庸之直或租其本

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爲巧則

不可得贏

師古曰殺謂亂雜也亡餘利也言不雜鉛鐵則無利也殺音交○宋祁曰亡餘利也姚本改作贏餘利也

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

師古曰微謂精妙也言殺雜鉛鐵其

術精妙而得利甚厚故令人輕犯之姦不可止也

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

師古曰操持也人人皆得鑄錢也操音千高反各

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

鄭氏曰報論

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

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

師古曰縣謂開立之

使入陷阱孰積於此

師古曰阱穿地以陷獸也積多也阱音才性反

死罪積下

蘇林曰下報也積累下報論之也張晏曰死罪者多委積於下也師古曰蘇說是也下音胡亞反後同

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

師古曰賴利也一日恃也

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

應劭曰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平也師古曰若干且

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耳而胡廣云若順也干求也當順所求而與之矣○宋祁曰干求也下邪本添合也二字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應劭曰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能受

也臣瓚曰秦錢重半兩漢初鑄英錢文帝更鑄四銖錢秦錢與英錢皆當磨而故與四銖並行民以其見廢故用輕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雖以一當一猶復不受之是以郡縣不同也師古曰應說是也稱音尺

又法錢不立師古曰法錢依法之錢也更急而壹之摩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摩師古曰呵責怒也音火何反則市肆

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師古曰鄉讀曰嚮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師古曰蕃多也音釋其未扶元反其下亦同

辦冶鎔炊炭應劭曰鎔形容也作錢模也師古曰鎔音容○宋祁曰錢模下姚本添模字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師古曰言皆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多也為音于

偽反不為多猶音容善人怵而為姦邪李奇曰怵誘也動心於姦邪也師古曰怵音先律反又音黠愿民陷而之刑戮師古曰刑戮將甚不

詳奈何而忽師古曰詳平也忽忽忘也○宋祁曰忽忘也姚本改作怠忘也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

錢則錢必重師古曰令謂法令也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師古曰言其多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

數潰銅使之然也師古曰數並音所角反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師古曰博大也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

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

畢歸於上上挾銅積巨御輕重師古曰銅積謂多積銅也錢輕則巨術斂之重則巨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巨作兵器

目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如淳曰古者以銅為兵秦銷鋒鋦鑄金人十二是也目臨萬貨目調盈虛目收奇羨師古曰調平均也奇

殘餘也殘餘盜也奇音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制吾棄財目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

居宜反獲音弋則反

七矣

師古曰未業既困農人敦本倉廩積實布帛有餘則招誘胡人多來降附故言制吾棄財逐爭其人也棄財者可棄之財逐競也○宋祁曰則敵必懷當作壞字

故善爲天下者因

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

○劉奉世曰今久退七福久當作乃

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曰諸侯卽山

鑄錢富埒天子

師古曰卽就也將等也○宋祁曰卽就也下當添李奇曰三字

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目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

下武帝因文景之資忿胡粵之害

師古曰畜讀曰蓄

卽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間蕭然

煩費矣

師古曰蕭然猶騷然勞動之貌

唐蒙司馬相如始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呂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

師古曰罷讀曰罷

疲

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郡

師古曰彭吳人姓名也本皆荒梗始開通之也故言穿也

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謀馬邑匈奴

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

師古曰共猶同

干戈日滋行者齋居者送

師古曰齋謂將衣食之中具以自隨也音子奚反

外騷擾相奉百姓抗敵以巧法

師古曰抗說也謂摧挫也巧法爲巧詐以避法也抗音五官反

財賂衰耗而不澹

師古曰澹減入物者補也澹足也

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夷廉恥相冒

師古曰冒蒙也

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

師古曰謂桑弘羊東郭咸陽孔僅之

也其後衛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地築朔方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

師古曰餽亦饋

率十餘鍾致一石

師古曰言其勞費用功重散幣於叩蹙目輯之

應劭曰叩蹙屬犍爲晉灼曰

字饋古餉字

也叩今邛州也樊今樊道

○宋祁曰發兵

悉巴蜀租賦不足

以更之季奇曰不足用終更其事也韋昭曰更續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悉盡也更償也雖盡租賦不足償其功費也更音庚

迺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

錢於都內

服虔曰入穀於外縣官而受粟錢於內府也師古曰此說非也

東置滄海郡人徒之費疑於南

夷師古曰疑讀比也

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

師古曰既築其城又守衛之

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

師古曰數十萬乃至百萬萬字

府庫並虛迺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

師古曰庶人入奴婢則復終身先爲郎者就增

其秩也一曰入奴婢少者復終身

多者得爲郎舊爲郎更增秩也及入羊爲郎始於此此後四年衛青比歲十餘萬衆擊胡

師古曰比斬歲頻歲也斬

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

師古曰與讀曰豫

於是大

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

師古曰陳謂列奏之經常也既盡也言常用之錢及諸賦稅並竭盡也

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

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

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乘鐸七級曰千夫八級

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展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瓚所引茂陵中書止於十一級則計數不足與本文乖矣或者茂陵書說之不盡也

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

師古曰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以上

始免徭役故每先選以爲吏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則先除爲吏比於五大夫也

○劉攽曰直三十餘萬金其價之差殊不可詳也秦爵十八大庶長十九則關內侯武功爵比之減一級

入關內侯亦其宜也或說七當作一與茂陵中書合矣予謂賣爵當級級稍增其價豈可例云級十七萬若每級十七萬比至三十餘萬金則一萬七千餘級又非也然則誤衍此萬字蓋武功爵其級十七又曰

官首亦武功爵名當讀云買武功爵官首試補吏先除言官首補吏稱試但先除之千夫如五大夫五大夫之制於史無傳以理推之當是補吏不試也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

卿師古曰樂卿者武功爵第八等也官買爵唯得至第八也此文止論目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卿武功爵面作注者乃以舊二十等爵解之失其本意故刪而不取

僕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

師古曰耗亂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

以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法之獄用矣

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爲故縱官有所作廢格沮敗誹謗則窮治之也如

禮曰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誹謂非上所行者顏異反唇之比也師古曰沮止壞之音材汝反○宋祁曰廢格當改廢闕

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

師古曰蹤

跡顯

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而死者數萬人吏益慘急而法令察

師古曰慘毒也察微視也

當是時招尊方正

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爲下先然而無益於俗稍務於功利矣其

明年票騎仍再出擊胡大克獲

師古曰仍頻也

渾邪王率數萬衆來降

師古曰渾音胡昆反

於是漢發車三萬兩迎之

師古曰一

乘

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鉅萬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楚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

隄塞河輒壞決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

師古曰番姓係名也番音普妥反係音系

穿汾河渠以爲溉田鄭當時

爲渭漕回遠鑿漕直渠自長安至華陰

師古曰回曲繞也音胡內反

而朔方亦穿漑渠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

未就費亦各以鉅萬十數

師古曰謂十萬萬也○宋祁曰謂下當添數字

天子爲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

日食讀

卒掌者關中不足酒調旁近郡

師古曰調謂選發之也調音徒釣反

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

日仰音牛向天子乃損膳解乘輿出御府禁臧以澹之

宋祁曰澹當作贍

其明年山東被水

災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

師古曰貸音土戴反次下亦同

尙不能相

救逋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克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

應劭曰秦始皇遣蒙恬攘卻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爲築城郭徙民

寬之名曰新秦四方雜錯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爲新秦由是名也

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冠蓋相

望費以億計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或滯財役貧

孟康曰滯停也音灼曰滯音直吏反○宋李奇

車也廢居居邑

服虔曰居穀於邑也如淳曰居賸物於邑中以待貴也師古曰二說封君皆氏首仰給焉

皆未盡也此言或有所廢置有所居蓄而居於邑中以乘時射利也

日氏音抵距之抵服虔曰仰給於商賈言百姓好末作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

對君受封邑者謂公主及列侯之屬也氏首猶俯首也時公主列侯雖有國邑而無餘財其朝夕所須皆俯首而取給於富貴大賈

後方以邑入償之氏丁奚反

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

錢幣以澹用

師古曰更改也○宋祁曰澹當作贍

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

師古曰就多銅

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卽多銅山而鑄錢

師古曰就多銅之山而鑄錢也

民亦益鑄不可勝數

錢益多而輕

臣瓚曰鑄錢者多故錢輕輕亦賤也物益少而貴如淳曰民但鑄錢不作餘物故也

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

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

孟康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

今半兩錢法重四銖鄭氏曰其文爲半兩實重四銖也而姦或盜摩

錢質而取銖

如淳曰錢一而有文一而幕幕爲質民盜摩漫面而取其銖以重鑄作錢也臣瓚曰許慎云

錢銅屑也摩錢漫面以取其屑更以鑄錢西京黃圖叙曰民摩錢取屑是也師古曰銖音浴

價說是也○宋祁曰銖音玉反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纁爲皮幣師古曰纁繡也繪五綵而

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

如淳曰雜金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

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圖之其文龍名曰揆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

之其文馬直五百晉灼曰以半斤之重差爲三品此重六兩則下品重四兩也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師古曰橢圓而長也音

櫻當在其一曰之下衍名字二曰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

之犯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師古曰二人也姓東郭名咸陽姓孔名僅僅音鉅刃反○宋祁曰爲大下當添司字領鹽鐵事

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驪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之子

以心計師古曰不用籌算平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師古曰入

財於官以取優復復音方目反○宋祁曰買復當作買復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師古曰鮮少也音先淺反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

者出馬如淳曰千夫五大夫不欲爲吏者令之出馬也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師古曰適讀曰謫謫責也音先淺反其明年大將軍

票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是時財匱師古曰匱空也

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詐通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得摩取錯

孟康曰周匝爲郭文漫皆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師古曰奏上其言也山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

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鹽鹽官與牢盆蘇林曰牢盆價直也今世人言願手牢如淳曰牢盆食也古者名虞曰牢盆鹽鹽盆也師古曰牢蘇說是也鹽古羨字也

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師古曰韓謂主領也讀與管同羨饒也音弋戰反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

乾隆四年校刊前漢書卷二十四下食貨志五

敕逋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克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

應劭曰秦始皇遣蒙恬攘卻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爲築城郭徙民

竟之名曰新秦四方雜錯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爲新秦由是名也

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冠蓋相

望費以億計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或滯財役貧

孟康曰滯停也音灼曰滯音直吏反○宋音扶問反李奇

車也廢居居邑

服虔曰居穀於邑也如淳曰居賸物於邑中以待貴也師古曰二說封君皆氏首仰給焉灼皆未盡也此言或有所廢置有所居蓄而居於邑中以乘時射利也

曰氏音抵距之抵服虔曰仰給於商賈言百姓好末作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封君受封邑者謂公主及列侯之屬也氏首猶俯首也時公主列侯雖有國邑而無餘財其朝夕所須皆俯首而取給於富商大賈

後方以邑入償之氏丁奚反

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

錢幣以濬用

師古曰更改也○宋祁曰濬當作贍

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

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卽多銅山而鑄錢

師古曰就多銅之山而鑄錢也

民亦益鑄不可勝數

錢益多而輕

臣瓚曰鑄錢者多故錢輕輕亦賤也

物益少而貴

如淳曰民但鑄錢不作餘物故也

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

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

孟康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

今半兩錢法重四銖

鄭氏曰其文爲半兩實重四銖也

而姦或盜摩

錢質而取鋸

如淳曰錢一而有文一面幕幕爲質民盜摩漫面而取其鋸以重鑄作錢也臣瓚曰許慎云錢銅屑也摩錢漫面以取其屑更以鑄錢西京黃圖叙曰民摩錢取屑是也師古曰餘音浴

環說是也○宋祁曰餘音玉反

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續爲皮幣

師古曰續繡也續五綵而

之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

如淳曰雜金銀錫爲白金

以爲天用莫如

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圖之其文龍名曰揆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

之其文馬直五百晉灼曰以半斤之重鑿爲三品此重六兩則下品重四兩也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師古曰橢圓而長也音佗果反○劉奉世曰白

鑿當在其一日之下衍名字二曰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

之犯者不可勝數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師古曰二人也姓東郭名咸陽姓孔名僅僅音鉅刃反○宋祁曰爲大下當添司字領鹽鐵事

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鹽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之子

以心計師古曰不用籌算平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師古曰入

財於官以取優復復音方目反○宋祁曰買復當作買復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師古曰鮮少也音先淺反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

者出馬如淳曰千夫五大夫不欲爲吏者令之出馬也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師古曰適讀曰謫謫責也音先淺反其明年大將軍

票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師古曰與是時財匱置空也讀曰豫

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錢易作姦詐通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得摩取錯

孟康曰周匝爲郭文漫皆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師古曰奏上其言也山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

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鹽鹽官與牢盆蘇林曰牢盆直也今世人言願手牢如淳曰牢盆食也古者名虞曰牢盆鹽鹽盆也師古曰牢蘇說是也鹽古義字也

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師古曰幹謂主領也讀與管同義饒也音弋戰反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

乾隆四年校刊前漢書卷二十四下食貨志五

鑄鐵器鬻鹽者鈇左趾

師古曰鈇足鉗也音徒計反

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

師古曰使屬在所縣使僅賦

陽乘轉舉行天下鹽鐵

師古曰舉皆也普天之作官府師古曰主鑄及出納之處也

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更益多賈

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

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

師古曰言農人尙少不皆務耕種也

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仰縣官

師古曰

讀曰蓄仰音牛向反○宋祁曰無有下當添皆字

異時算輶車賈人之繒錢皆有差下

師古曰異時言往時也輶小車也繒謂錢貴也輶音弋昭反繒音武巾反○宋祁曰

皆有差下姚本

請算如故諸賈人未作賈貸賣居邑貯積諸物

師古曰貴賤也貨假與也貴音式制反貸音土戴反

及商以取利

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

師古曰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爲名簿送之於官也占音之隱反

率繒錢二千而算一

師古曰率計有二千錢者則出

一諸作有租及鑄

如漚日以手力所造而賣之者

率繒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輶車一算

師古曰比例也身非爲吏之例

非爲三老非爲北邊騎士而有輶車皆令出一算比音必兼反

商賈人輶車二算

如漚曰商賈人有輶車又使多出一算重其賦

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

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繒錢

師古曰悉盡也

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

師古曰畀與也音必兼反

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

以便農

師古曰一人有市籍則身及家內皆不得有田也

敢犯令沒入田貨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

子迺超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

師古曰風讀曰颺

初式不願爲官上強拜之稍遷

至齊相語自在其傳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至大司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爲大司農中丞管諸會

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

師古曰吏更遷補高官郎又就增其秩得至六百石

自造白金五銖

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

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

師古曰氏讀曰抵歸也大氏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耳

○宋祁曰姚本改耳作也字犯法者眾吏

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舉并兼之徒守相爲利者

師古曰守郡而御史守相諸侯相而御史

大夫張湯方貴用事滅宣杜周等爲中丞

師古曰滅姓也音滅省之滅

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急刻爲九卿直指夏蘭

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誅矣

蘇林曰夏蘭人姓名

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湯既造白鹿皮幣問

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不相稱天子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湯又與異有

隙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

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初下有不便處

異不應微反

胥

師古曰蓋非之

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

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

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

師古曰比則例也

如字又音必兼反

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

矣

師古曰縱放也放令相告言也

郡國鑄錢民多姦鑄

師古曰謂巧鑄之雜鉛錫宋祁曰鉛錫下當添也字

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

應劭曰所謂子紺錢也如淳曰以赤銅爲其

郭也令錢郭見有赤者不知作法云何也

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

師古曰充賦及給官用皆令以赤仄白金稍賤

民弗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是歲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

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

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

師古曰言無利

唯真工大姦迺盜爲之

師古曰其術巧妙故

得楊可告繙徧天下

如淳曰告繙令楊可所告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楊可據令而發動之故天下皆被告

中家以上大氏皆通告杜周治之獄少

反者

如淳曰治置繙之罪其獄少有反者蘇林曰反音繙師古曰繙謂從輕而出○宋祁曰而出下當添之字

迺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

服虔曰分曹職案行也師古曰服說

非也曹董也分

輩而出爲使也往往卽治郡國繙錢

師古曰就其所在而治也

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

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氏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業

師古曰媮荷且也

而縣官以鹽鐵

繙錢之故用少饒矣益廣開置左右輔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繙上林財

物衆迺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粵欲與漢用船戰逐

孟康曰水戰相逐也

迺大脩昆明池列館環之

師古曰環繞也

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

師古曰幟讀曰幟音昌志反○宋祁曰昌志當改作式志

於是天子感之迺作柏梁臺高

數十丈宮室之脩繙此日麗迺分繙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太僕大農各置農官往往卽郡縣比沒入田

之師古曰卽就也比

謂比者所沒入也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

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皆有農官是爲多也師

古曰此說非也謂雜置官員分掌衆事耳非農官也

徒奴婢衆而下河漚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迺足

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

所忠言世家子

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

如淳曰世家謂世有祿秩家也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矣晉灼曰中國被教齊盛之民也師古曰所姓也

忠名也武帝之近臣鄭志云公孫卿因所忠言寶鼎石慶傳云欲請近臣所忠廣川王傳云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司馬相如傳云所忠往取書者其蹤迹此並一人也而說者或以爲所忠信之人此釋大謬齊等之義 迺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 應劭曰株根本也遂致也如說是也

事決爲徒者能入錢得補郎李奇曰先至者爲魁株也師古曰是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言被牽引者爲其根株所送當充徒役而能入財者即當補郎

食方二三十里天子憐之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 師古曰流謂恣其行移若水之流至所在有欲往者留而處之○宋祁曰處之當改

也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 師古曰屬聯續也音之欲反 下巴蜀粟以振焉明年天子始出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

意行至不辯自殺 宋祁曰不辯當改不辦 行西踰隴卒 孟康曰踰度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

數萬騎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 晉灼曰徼塞也臣瓚曰既無亭候又不徼循無禦邊之備故誅北地太守師古曰晉說是

也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 孟康曰令得畜牧於邊縣 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

入新秦中 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爲 息什一也師古曰官得母馬之息以給用度得充實秦中人故除告緡之令也 既得寶鼎立后

土泰一祠公卿白議封禪事而郡國皆豫治道脩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宮儲設共具 師古曰共而望音居用反

幸明年南粵反西羌侵邊天子爲山東不澹 宋祁曰澹當作贍 赦天下囚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粵發三

河以西騎擊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 師古曰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

六十萬人戍田之 師古曰開田始開屯田也斥塞廣塞令鄧初置二郡故塞更廣也以開田之官廣塞之卒戍而田也 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

里皆仰給大農

師古曰仰音牛向反此下並同

邊兵不足廼發武庫工官兵器以澹之

○宋祁曰澹當作贍

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

馬難得廼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願

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褒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

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

李奇曰省視也至嘗酎飲宗廟時少府視其金多少

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廼拜卜式爲御史大夫

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

如淳曰苦或作鹽鹽不攻嚴也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二說非也鹽既味苦器又脆惡故總云

苦惡

賈貴師古曰鹽鐵並貴也賈誼曰價

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廼因孔僅言船算事上不說漢連出兵

三歲誅羌滅兩粵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

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牂

柯越瀾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爲零陵益州郡凡十七

且以其故俗治無賦稅

○宋祁曰郡本治無賦稅無無字

南陽漢中以往各以地比

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

師古曰地比謂依其次第自近及遠也比音頻寐反傳音張戀反被音皮義反

而初郡又時時小反殺吏漢

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

師古曰間歲隔一歲費皆仰大農

○宋祁曰郡本費下無皆字

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

澹之

○宋祁曰澹當作贍

然兵所過縣縣以爲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輕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爲太子

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幹天下鹽鐵

師古曰代孔僅○劉敞曰大司農舊治粟內史耳弘羊爲搜粟都尉也○宋祁曰領大農當作

同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

師古曰僦顧也言所輸賦物不足償其餘顧庸之費也僦音子就反